

旧时光里的纯真与欢乐

尹尧

童年,是每个人记忆深处最值得回味的美好时光。对于我们这些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贫困农村的孩子而言,尽管当时物质相对匮乏、缺衣少食是生活常态,但我们的精神世界却充实而丰富。那些自己动手制作各种玩具的经历,在草丛中追逐蚂蚱的快乐,在树洞里探寻鸟窝的好奇,在麦场上尽情滚铁环的畅快,在涝坝里嬉水的欢乐,以及跑几十里路去看电影的兴奋……至今仍让我魂牵梦绕,难以忘怀。

那时家里穷,没钱买玩具,我便发挥自己的创造力,自己动手做。泥巴是做玩具的绝佳材料,一块小小的泥巴,在我们手中能玩出诸多花样。最常见的,就是用泥巴捏小猫、小狗、小人。几个小伙伴围坐在一起,同时动手捏,最后把作品放在一起,兴致勃勃地比赛,看谁捏得最像。

春天,当树木发芽,柳树枝条嫩绿时,我们会把柳树枝条从树上剪下来,截成小段,轻轻扭一扭,把木质部分抽出来,用指甲或小刀把管状部分的一端削薄,就能吹出好听的声音,我们称它为“咪咪”。如果“咪咪”的管子粗一点,还能在上面打几个孔,做成类似笛子的乐器,吹奏出完整的曲调,给我们的童年增添了不少乐趣。

对小孩子来说,爱玩水几乎是一种天性。我们生活在旱区,没有小河溪流,水显得尤为珍贵。村里挖了几个涝坝用来蓄水,供人们洗衣服和生产队里的牲畜饮用。每年夏天,我都眼巴巴地盼望着能下几场大雨,让涝坝蓄满水,因为那时涝坝就成了我们的玩乐天堂。

村里的涝坝面积不大,水也不深,最深处不超过1米。涝坝四周栽满了杨树和柳树,高大挺拔,郁郁葱葱。我和小伙伴们常在涝坝边上玩泥巴,爬上柳树折下枝条扭“咪咪”,快乐无比。趁大人们上工不注意,几个调皮的男孩子会脱赤条条的,扑里扑通跳进涝坝打水仗,学狗刨、练憋气,把一涝坝水搅得浑浊不堪,让在涝坝边洗衣服的人无从下手,而我们却在水里自由自在地追逐嬉闹。可正当我们玩得兴高采烈时,不知谁喊

后来,玩枪的热潮兴起。一开始是用木头削成枪的形状,后来技术升级,用粗铁丝做成枪架,用自行车链条做枪膛,还配备了枪针和扳机。装上从火柴头或者鞭炮里取出的火药,扣动扳机就能打出火花,响声也像真枪一样,玩起来别提多带劲了,让我们这些小男孩过足了“枪战瘾”。

我们这群孩子还热衷于自己动手制作乐器。比如把一块土疙瘩削成圆球,用胶泥裹起来,等凝固后划一条缝把土球取出来,再把细缝合严,扎上三个小孔,晒干后就制成了一个能吹响的乐器,我们这里叫“哇呜”,它和古时候的“埙”有着相似之处,能吹出简单而独特的音调。

春天,当树木发芽,柳树枝条嫩绿时,我们会把柳树枝条从树上剪下来,截成小段,轻轻扭一扭,把木质部分抽出来,用指甲或小刀把管状部分的一端削薄,就能吹出好听的声音,我们称它为“咪咪”。如果“